

一睹名家风采，领略异国风情。

一袭舞衣

(新加坡) 尤今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 袭 舞 衣

(新加坡) 尤 今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袭 舞 衣

著 者:(新加坡)尤 今

责任编辑:于秀魁 高延军 封面设计:佳 倩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 字 数:114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1901-3/G·395

版 次:2005年9月第2版 印 次: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册 定 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作如酒越“老”越好

(代序)

王中国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星加坡像春姑娘一样，身着花一般彩服，端庄而温和地向人们微笑着，也欢迎我这从北国而来的远方之客。乘在“本田”轿车里迎着馨香的海风、暖和的太阳，我惬意地向春姑娘招手致意。

著名女作家尤今、著名诗人适民和我同行。我们在不断地话东说西，总之沿着文学、生活的跑道疾速地侃谈着。

适民先生驾车当然话题少。我很想了解尤今，便随意地与她侃谈。

尤今已是多次访问大陆：一来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为她出版散文作品；二来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为她出版著作并举行了“著名女作家尤今作品首发式”；三来上海，为上海的大中专学生演讲并在此为读者签名；四来杭州，举行签名售书活动；五来北京，几家出版社邀她撰稿拟出版她新的著作。

她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等候的学生中有的竟从几十公里外的闵行交大专程赶来一睹尤今的风采。演讲之后，尤今被大学生团团围住请她签名留念。面对几百名大学生，尤今一遍又一遍地许诺：今天不签完，我不回家。

“大陆的读者对我的热情，着实令我感动。”

“你的作品能引起大陆读者的共鸣，说明你的作品是成功的。”我说。

“我觉得一些国家是睡在地图上的名词，当我自助旅行把那个国家好好看了一遍，我又觉得他们已是我心坎里难忘的朋友，因此我用亲切温馨化成文字，介绍给读者。”

“正是你在创作上不断地攀登，重重困难在脚下，所以你能从一座高峰迈向另一座高峰。”我说。

“确实，我们写作人像爬山的人。爬上了一座小丘，当你举目远望山的巅峰永远遥不可及……”

我对尤今的“我认为一位作家远眺时，同时要回顾。往前看时才有努力，往后回顾，就可以发现曾有过的缺点和弱点。”是很赞同的。

为轻松一下，我便问及她的家庭状况。

她有孩儿两男一女，长子林方义次子林方德爱女林可君，分别是十五岁十岁八岁。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我问。她呆住了。适民先生说：国外是问你的先生而不称爱人，爱人是指“外遇”。

尤今是爽朗的，她说我犯了一忌。我顿然满脸喷红。

“唤你的名字不大好，你好像比我大，你多大岁数了我是否称你姐姐？”

尤今笑了，笑得我莫明其妙。“你又犯了一忌，在星加坡是不能问女人岁数的。”她说。

“噢——”我连连摇头。突然我搭出这么句话：“尤今，你出国旅游有赞助么？”

“没有，完全是自助。”

“自助？你一个月多少薪水？”

“中国，来自中国的‘中国’你犯了第三忌。星加坡是不能问人家薪水的。”

正当我急得想逃出轿车之际，适民先生忙打圆场：“不知者不为‘罪’么。”尤今忙说笑：“不为‘罪’，不为‘罪’。”我们都大笑起来啦。

当我问及尤今新近在写什么，她顺手从提包抽出今天由香港和大陆寄来的报刊递给我。我——展开瞧了又瞧，专栏作家尤今的

作品是那樣的引人入勝，看頭就想接下去……

適民先生問尤今，還準備寫什麼？有什麼新想法？

尤今笑微微地答：寫作如酒，越“老”越好。我要寫城市題材的，但愿我的作品如酒，給人間帶來香醇。

噢，一言使我頓開茅塞。

尤今是那樣堅定那樣豪邁，我和讀者相信她這壇酒越釀越純，越存越香……

目 录

□代序	王中国(1)
□一袭舞衣	(1)
□爬山的男孩	(19)
□含笑蜻蜓	(41)
□快乐的悲歌	(63)
□地中海那马车夫	(71)
□风筝在云里笑	(77)
□泣血的花瓣	(96)
□翡翠玉手镯	(115)
□桃泛红晕树梢绿	(138)

— 袭 舞 衣

(一)

当镜子里出现那个清晰的映像时，许婉文不敢相信，镜中人竟是、会是、就是她自己。

小圆领、荷叶袖、束腰、蓬松大圆裙，把她初发育的身材烘托得完美无瑕。平时被古板的校服掩饰着的优点，此刻，在镜子前方，全都一览无遗。最特别的是裙尾那三层相叠着好似波浪般的绉纱，看起来很累赘，但是，穿在身上，却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感。

耳畔响起了裁缝张阿姨的声音：

“怎样，满意吧？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么？”

修改？她迷惑的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多一分嫌阔、少一分嫌窄哪！

她同班的好友姚绮湘以夸张的语气大声嚷道：

“哇，婉文，简直好像仙女下凡呀！”

她的脸泛起了一股红潮，伸手打了绮湘一下，转头腼腆地对张阿姨说道：

“行啦，不用改了！”

把这袭白色的纱质大圆裙换下，许婉文打开了书包，小心翼翼地暗格里拿出了一个小皮夹。小皮夹里面有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整整齐齐地摺成了小小四方形。她用食指与中指慢慢地把钞票夹

出来。

这袭纱裙，连工包料，五十元。

张裁缝接过了钱，笑笑地说：

“完全没有赚你的，收回本钱而已！”指了指绮湘，又说：“她母亲是我几十年的老主顾啦，你又是学生，我也就随便啦！”

婉文在极端高昂的兴奋情绪里，忍不住向她鞠了一躬，说：

“阿姨，谢谢！谢谢你！”

取了盛放衣服的大纸袋，两个女孩儿乘搭电梯下楼来。

户外阳光极猛，一点风都没有，路边的树，一棵一棵恹恹欲睡。女孩儿就站在树荫底下谈话。

绮湘扯了扯婉文的肘子，问道：

“喂，还有两个月，就要上台表演了，你高兴吧？”

“我好怕咧！一想起来，整颗心便卜卜卜地跳个不停！”婉文据实以告，脸上大大小小的暗疮，每一粒都涨得通红通红的。

“怕什么！又不是你一个人在台上演独角戏！”绮湘为她打气：“当初高老师选你演仙女，班上有许多人不服气，你可得争气哟！演得好好的、美美的，让她们口服、心服，再也不能说你的闲话！”

婉文默默地点点头，感激地握了握绮湘的手。

“下一回排练，是什么时候？”

“星期一。”

“高老师也会留下来看吧？”

“她每次都留下来指导我们的。”

“我看她累得很，挺着个大肚子。”

“预产期在九月呢！”

“哦？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啦！她去生产以后，不知道谁会来教我们英文？”

“一定是代课老师啦！”婉文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真不舍得她。”

太阳把树下的那一块荫凉无情地烤热了。

绮湘伸手把额上的汗揩掉，问：

“要不要到乌节路走走？”

婉文摇摇头，把满脸的阳光都揩掉了：

“我必须回家帮忙妈妈。”

两个女孩子，慢慢地朝车站走去。

(二)

一踏进那狭小局促的两房式组屋，各种各样的熟悉已极的嘈声，便排山倒海地向她倾泻过来：水哗啦啦地流着的声音、母亲大力洗衣搓衣的声音、年幼孩子哼哼唧唧的哭声、妹妹不耐烦的呼喝声。

母亲为别人所照顾的那名三岁的孩子小亮，坐在地上，正哭得昏天暗地，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妹妹婉贞看到她，立刻喊道：

“姐，你回来得正好！这个小东西，整天哭、哭、哭，烦死人了！”

说着，目光一转，看到了她手上的那个大纸袋，立刻好像青蛙一样的跳了过来，伸手便去夺那个纸袋，婉文迅速的把纸袋挪到身后去，用手把婉贞的来势挡开了，说：

“喂，别胡闹，你的手，都是颜料，会弄脏衣服的！”

说着，趑到屋后去。在敞开的冲凉房里，母亲正蹲在那儿，搓洗那永永远远也洗不完的衣裳。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看到婉文，半侧着脸，问：

“怎样？衣服还合身吗？”

“好极了！”婉文兴奋地答。

“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个衣架，你去把它挂起来吧！”

婉文看着母亲那刚届中年却已佝偻了的背，还有，头上这里那里大量地冒出来的白发，心中没来由的泛起了一股酸楚的感觉。

“妈，你去休息吧，我来洗。”

“你去熨簪子里那一堆衣服吧，待会儿要赶着送回去给何太太的。”

婉文应了一声，进房去。细心的母亲，已经把一個衣架放在床上。婉文一把那袭白纱衣裳挂了起来，一个朦胧而美丽的梦境，就这么真真实实的在眼前摊了开来：婉文似乎已经看到穿上白纱衣裳的自己在舞台上美妙地飞旋的模样儿，台下一波一波如雷的掌声，使她完完全全的陶醉了。将她拉回来现实世界的，是妹妹的喊声：

“哇，这么美！”

妹妹走了进来，一脸都是钦羡的神色。

“姐，后个星期六是丽丽的生日，她要在家里举行一个舞会，你借我穿穿啦！”

“不行！”婉文斩钉截铁的說道，话一出口，觉得自己口气太硬了，赶快又放柔了声音，说道：“等我学校的表演过后，我把它送给你啦！”

“啊，你不要骗我！”婉贞稚气地用她的尾指去勾婉文的。

(三)

星期一。

中四丙班参与表演的二十来位学生，都齐集在礼堂里。

这是一出趣味性 with 教育性兼而有之的舞台剧，没有对白，剧情的发展，全靠演员的动作辅以背景音乐来加以带动。故事是叙述一名在籍的学生误交损友，误入歧途；而后又得益友指引而改邪归正。

的整个经过。

为了增强戏剧的效果，高意棠老师决定以“魔鬼”来象征损友而以仙女来象征益友。

中四丙班长得高大硕壮的班长陆雄晖被挑选为主角；另外四位男同学扮演魔鬼、四位女同学扮演仙女。

舞台剧共分成四幕。

第一幕，陆雄晖演独角戏。他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规规矩矩的回返空无一人的家里。吃完午餐后，留在厅里做功课。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损友拨电给他，约他外出。家中无人，他觉得寂寞，应邀而去。

幕落。

第二幕开始时，四个扮相狰狞的魔鬼伴着衣着朴素的陆雄晖出现了。他们教陆雄晖吸烟、喝酒、赌博、勒索；陆雄晖起初一再抗拒，然而，最后却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终于沦落了，成为了魔鬼的“同道中人”。

幕落。

第三幕又是陆雄晖挑重担。这时的他，已经成了截然不同一个人。他发型怪异，衣着时髦。右手夹着香烟、左手紧握酒瓶；步履蹒跚地走进赌窟里，和另外三名赌客赌扑克牌。赌输了，他掀起桌子，动手打人。

幕落。

第四幕掀开时，陆雄晖一个人奄奄一息的躺在舞台上。随着一阵阵悠扬的音乐，四名穿着白纱圆裙的仙女出现了。其中三名仙女的手上各拿着一根仙棒，棒子上系着一颗大星星，星星上面，各贴着一个以碎纸缀成的字，这三个字合起来，是：真、善、美。另外一位仙女，由许婉文扮演，手上不拿仙棒，她提着花篮，篮子里放满了以五彩玻璃纸制成的小星星，跟在真、善、美这三名小仙女的后面。仙女在陆雄晖身畔载歌载舞，劝他戒烟、戒酒、戒赌。每当陆雄晖点头

一次，许婉文便自篮子里抓出一把小星星，撒在陆雄晖的头上，以此象征他前景一片璀璨。

剧终时，一直坐在台下认真地观看整项彩排的高意棠老师，站起身来，热烈地鼓掌。

学生们兴奋地从台上跃到台下来，争先恐后的发问：

“怎样？老师，可以吗？”

“老师，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老师，我刚才心情紧张，乱了舞步，差一步追不上音乐哪！”

“老师，我仙棒上的那个善字，无端端地掉了下来，怎么办？”

“老师……”

“老师……”

高意棠老师呻吟般的喊道：

“啊，窗口，我要开窗口！”

礼堂哪来的窗口？

学生们狐疑地望着高意棠老师。

高老师一面拭汗，一面笑道：

“你看你们，筑了那么厚的一道人墙，快要把我闷死了！”

学生哄然大笑，迅速地散了开来，有人领先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其他的人，也纷纷地跟着坐下了。

高意棠老师看着这一群围着她席地而坐的大孩子，一抹欣然的笑意，好像自水底冒出来的泡泡一样，在她那张因怀孕而略略显得有些许浮肿的面孔上跳跃着；而一种属于母性的温柔，也在此刻紧紧地抓住她的心。

她清了清喉咙，说道：

“孩子们！你们表演得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孩子们一张张期盼的脸，全都露出了快活的笑意。

“舞台表演，靠的是群体的合作。陆雄晖很有演戏的天分，可是，如果没有其他同学的合作，陆雄晖纵然有再高的演戏天分，也

没办法把他的演技好好的发挥出来！”

学生们默默地点头。

“在九月份建校二十周年的庆祝大典上，将会有许多外来的宾客受邀前来观赏你们表演，所以，你们一定得多排练几次，熟能生巧嘛！记住：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顿了顿，又说：“我已为你们向校方争取到几项小小的权益：凡是参与表演的，每个人将会被记上两个大功；还有，表演那一天，每位表演者都可以领得两张入场券，邀请你们至亲的人前来观赏！”

同学们发出了欢呼声。

“好啦，今天大家都很累，早点回去休息吧！”

同学们陆陆续续地站了起来，挥手向高意棠老师说再见。

许婉文也跟在同学后面，走了出去。然而，还没有走出礼堂的大门，便听到高老师呼唤她的声音：

“婉文！”

她停下了脚步，以怯生生的目光迎接高意棠老师温煦的笑脸。

“婉文，我送你回家。”

“啊，不必，不必……”婉文忙不迭地摇手说道。

“没关系，顺路。”

上了车，发动了引擎，车子朝红山区直直地驶过去。婉文偷眼望高意棠老师，看到她额头上的点点汗珠，她真想伸手用纸巾为她拭去。

“婉文，还喜欢这个舞台剧吧？”

婉文大力的点头，舌头好像打了结一样，全然发不出声音来。

高意棠老师侧头看了看她，语调一贯的温和：

“你跳舞那袭白色的纱裙，做好了吗？”

婉文又点头。这一刻，她真痛恨她自己那根周转不灵的舌头。

“我知道你的家境不太好，这袭纱裙，我替你出钱，好吗？”

“啊，老师，不要！”婉文心一急，话就顺顺地出了口：“不要！”

钱，还了，已经还了！”

“还了多少钱？”

“五十元。”

高意棠老师“嗯”的应了一声，就没有继续在这话题上兜转了，婉文暗暗松了一口气。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高意棠老师又开口说道：

“你刚才在舞台上撒星星的手势非常的自然，只是舞步还有点生硬，你回家以后，自个儿多练习几次，就行啦！”

“我，我，”婉文舔了舔干燥的双唇，说：“我很紧张。”

高意棠老师轻轻地笑了起来，说：

“傻孩子，怕什么呀！把台下的人，全都想象成小蚂蚁，你就不怕了呀！婉文，说说看，你怕蚂蚁吗？”

一番话，把婉文也说得笑了起来。

车子在婉文所住的那座组屋楼下停了下来。

“老师，谢谢您，再见！”

“等等，你等等。”

高意棠打开了皮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婉文一见，如遇鬼魅，急急地开了车门，跳了出去，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要，老师，不要！”

说毕，急急朝家门跑去。

高意棠轻啐一声，把钞票塞回皮包里，望着那渐远渐小的黑影，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贫穷、丑陋、自怜、自卑。朋友不多、师长不爱。什么公家的职务都轮不到她，任何班级代表都选不上她。她在学校里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不讨人喜欢的倔强，还有，无止无尽的不快乐。上了中学四年级，一位富于爱心的老师看出了她不合群、不快乐，因此而刻意照顾了她——私下开导她、公开赞扬她，同时，还尽量给她机会当班代表而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她不是一块扶不上壁的烂泥，为班上争取了荣誉的同时，她也为自己争取到自

信与自尊。这可以说是她一生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她变成了一个开朗而快乐的人。这位老师，给了她一生受用无穷的启示。现在，为人师表，她也尽量的去帮助那些受人忽略的学生。优秀的孩子，自然会有无数锦上添花的人，而她，高意棠，决定当个“雪中送炭”的老师。

她是中四丙班的。记得第一天到中四丙班上课时，她便注意到这位坐在窗口旁边默不作声的女孩。下巴很长，好像多长了一截肉。两颊和额头，都长了暗疮。一粒粒圆圆的，红红的，有些还含着浊黄的脓。眉眼倒还分明，鼻唇的形状也蛮好看的，只是有粒特大号的暗疮恶作剧似的长在她的鼻头上，使她的鼻子看上去整个地走了样。

很静，大部分的时间都把目光黏在书本上，有时以为她神游物外，但就课本的资料而向她提问时，她总以蚊叫般的声音把正确的答案说出来，说完后，整张脸挣得通红，很显然的，她对自己全然缺乏信心。

高意棠特意翻查她的档案记录以便了解她的家庭背景。

母亲胡春花，是家庭女佣。父亲早逝，有一名妹妹，比她小一岁，在同校读中三。

是贫苦学生。

高意棠老师注意她和班上同学相处的情况，发现她除了邻座的姚绮湘以外，就没有和别的同学打交道了。

是孤独女孩。

高意棠老师决定帮助她。

过了不久，校方宣布，今年是建校二十周年，校方准备大事庆祝。全校四十二班，每个班级必须呈献一项节目，再由评选委员会从中挑选其中最出色的十班，在八月八日的庆祝仪式上表演。

这项消息，好像是一枚快乐的手榴弹，在校园里爆开了，兴奋的碎片，溅得每个角落都是。

每一个班级，都忙忙碌碌的进行筹备工作：构思表演的节目、遴选参与表演的同学；然后，开始一系列的排练。

中四丙班决定推出短小逗趣而又饶富意义的舞台剧，挑选演出代表时，同学们众口一词的推选了外表英俊而性子活泼的陆雄晖担任主角；四个魔鬼也毫无困难的选出了；剩下来的，是要推选仙女、赌客，还有一些当做布景的路上行人。

在推选工作进行时，高意棠老师注意到：许婉文的头高高地仰着，呆呆地看着黑板上一个一个先后被提出来的名字，眼神是美丽而遥远的，目光却是哀愁而绝望的。

高意棠老师暗暗在心里打了个主意。

她以目光在班上逡巡了一遍，然后，以一种比平时上课略高的嗓音说道：

“四名仙女当中，有三名代表着真、善、美，另外一名扮演仙女群中的大姐姐。这位大姐姐，我需要身材高挑的女同学来扮演。”

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会儿，看着一张一张对着她的兴奋的面孔，继续说道：

“我看，这位大姐姐，就由许婉文来扮演，好不好？”

这个建议，太出人意外了，班上立刻起了骚动，杂声四起。

当然，感到最意外的，是许婉文。她的脸在这一刻骤然变成了“调色板”：白色、灰色、青色、红色，交替更易。

高意棠老师担心弄巧成拙，立刻作出镇压大局的解释：

“婉文身材高瘦，穿上白纱大圆裙，很有大姐姐的气派。其他三位仙女，我们需要身材较矮小而高度一致的。来，你们提名吧！”

一谈到提名，同学的注意力暂时被分散了，许婉文在众人以目光所筑成的围墙夹缝里偷偷的喘息。高老师刚才那个建议对她来说，好像是一则“天方夜谭”。

演仙女？凭什么？

她下意识地用手触摸鼻头上的那一粒大暗疮。也许，这只是老